

名家新作

淦田,千年古镇的时代风尚

梁瑞柳

淦,天下五行元素有其二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四季循环,时序更迭,金和水,是其中二项,与时序四季相对应,正隐含秋收冬藏。

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对“淦”的释义是“(卷十一)水淦,水入船中也。一日泥也。从水金声。泔,淦或从今。古暗切。”

今日株洲渌口区的淦田得名,是因其依畔大河湘江,又盛产沙金,故从水入金,成“淦”字也。又江东沃野绵延,良田万顷,则以田字呼应淦字,得“淦田”名。

黄叶散岸,秋色横江,我们从长沙溯江而上,来寻觅千年古镇淦田。说是千年,并非号称千年,而是有史可证,有据可查。东汉三分天下之时,吴国在此设县治,史称“建宁”,可见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地位。

历史的翻覆,时代的变迁,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。不难看到,千年以降,多少城池古邑烟消云散,只剩下旧痕点点,哀叹声声。但淦田却能赓续建宁的血脉,一如旧时的繁华。

对历史的追寻,对遗存的踏访,实在是一种体悟和感怀。我们在淦田古镇徜徉漫步,当年的麻石板路已铺就成平整的沥青路,那些逼仄巷子的围墙,已涂饰成白墙青瓦,时代的标语与图画点缀其中,在古意中透出新风。有人认为少了点古意,破坏了保护。我却不以为然。我以为,如果时代社会的进步,不能以当下民生的福祉为要义,不能辨识遗存保护的价值和意义,则可能让遗存变成因袭的包袱、进步的障碍。

我曾经在郴州进行过对古村落的踏访。其间不乏震撼人心的古村,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、宗教的价值自不待言,而且这些古村现今还是人丁兴旺,民风淳朴,体量巨大,德化场所。然而,也有不少古村落体量小,破败残,多空心,已成乡愁残片。我曾大声呼吁,政府可否组织专家,对其村落进行一次全面考查规划,哪些该保护,哪些可以忽略不计,分层级选优

淘劣,以避免一哄而上,分散保护资金。古村的保护,实在是应视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,有选择有重点加以保护,以去芜存菁,古今用。

淦田古镇的保护,是立足于当前现实。照实说,它并非有特别的文物价值的古镇,而只是一块适宜人居的风水宝地,它在旧有古镇元素的基础上,注入时代的风尚,超市、市场、歌厅、发廊、酒店、茶馆……现代城邑生活诸多元素,都镶嵌于古镇生活之中。

站立于淦田码头,凝望滚滚北去的湘江波涛,我看我闻,我思我索。旧码头虽荒草萋萋,仍有轮渡横亘其中,当年繁盛仍依稀可辨。史载明清以来,因水运贸易昌盛,淦田古镇形成了一巷三街六码头的格局。众所周知,大江大水是中國城邑古镇兴盛的区位优势,集散码头文化,是时代物畅其流,通江达海的交通命脉。许多古镇命运的跌宕,非人为,而是天赐。从渌口沿湘江上溯,从昭陵古镇、淦田古镇到朱亭古镇,水无疑托起了祖先当年的梦想。人类逐水而居,逐水而兴,逐水而富。即便今天不以水运为最主要的交通,水和空气仍是滋润的生命之本。沉寂非人力,代谢成古今。我们在走走停停中感受时代的变迁。

在古巷中,我们与几位闲适的老太太攀谈。问年纪,她们爽朗一笑,答:80多岁了。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吗?她们点头,笑说:一辈子没离开过。这里舒服吗?她们竖起大拇指说:空气好、水好、卫生好、邻居好!脸色安详,语气舒缓,神态轻松,怡然自得,让人穿越时空,恍若桃源。人生老而能重返自然,终得宁静,夫复何求?

我的思索,并不止于淦田古镇,在晨曦暮色的穿行中,淦田的山山岭岭,时时闯入我的眼中,那些竹浪翻滚的连绵山峦、稻菽金黄的良田沃土、溪流潺潺的纵横沟壑、星星点点的农家屋舍。这是湘江东岸温暖的山居田园,我称之为小山小水,江南这种非大山大水的丘

陵,是最适宜人居的山地,它清明平和,温馨舒卷。随行的朋友告知这是罗霄山脉的余脉,淦田最高峰军山,海拔773米,毗邻攸县和醴陵。

那天不巧气温陡升,我们无法登顶,但在离山顶数十米的停车处,却见到山民正在用无人机吊运预制板及水泥砂石等基建材料,令人眼睛一亮,真可谓科技进山,别开新面。这是刷亮军山的一张崭新名片。

只有在此时,我才真正认识“淦田之淦”。它绝非旧日繁华之梦,因通江达海而金山如垒,因物畅其流而财富丰盈。淦田,山水相依,水生万物,田生百谷,物阜民丰。友人姜满珍告知,此地最大的特点,就是民风淳朴,即使是外面的世界人心不古,这里百姓却仍然朴实厚道。

我不由想起,当地文史学家告知,这里曾有舜帝南巡游历之地。据清《湘潭县志》载,舜帝南巡,曾游历淦田,其曰:“君山在县东南百五十里,届历山之北,旧以为舜巡所历。”淦田历山,曾为帝王游历驻跸之处,故山川形胜,也有德化之气。德为良田万世种,种德为本,千年的熏染教化,终使淦田成为一片种德如金的土地。

车行大地,从归乡谷到清溪、八斗、军山,蜿蜒的山道旁,到处是一片鹅黄青绿,那是铺满喜悦的丰收之景。由此,也印证了淦田为农产丰富、种类繁多的勤耕之地。

民生为天,五谷为本。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,这并非小农经济,所谓安居乐业,这才是根本,手中无粮,何以安居乐业?丰衣足食,方有乡民之众乐,天下之大安!

我静静注视着田野的秋色,蓦然脑海中跳出毛主席的诗行,“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”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后中国农村的写照。毛主席将中国农民喻为英雄,这是多么高的礼赞。我仿佛在这一刻,悟到淦田一日,捕捉到“淦田之淦”金子般的真正含义。



位于株洲市渌口区淦田镇的军山。

通讯员 摄

母亲最后的日子

曾康乐

母亲离开我们九个月了。想起母亲最后的光光,哀伤与不舍仍像潮水般漫过心头。

去年农历腊月十七,岁末的寒风卷着碎雪,在街巷间呼啸,仿佛在预示着家中即将到来的变故。我心里全是对母亲的牵挂。母亲已九十高龄,一直住在妻子的姐姐家,由姐夫姐姐悉心照料。可近来,她连平日里最爱的那二三两酒都不沾了,每天只能喝点温开水,身体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。我带着满心的焦灼与不舍,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
老家那座熟悉的小平房,安静地立在寒风里,小院的花草早已褪去生机,在寒冬中瑟缩着。我接母亲回到小平房后,就开始了日夜的照料。清晨六点,天边刚透出鱼肚白,我便起身打热水,拧干毛巾,一点点为她擦脸、洗手,每个动作都轻得像怕碰碎玻璃。母亲已不能起身,我就把尿盆悄悄放在床边,尽量让她方便些。日子一天天过,她的身体越来越弱,连续十几天,每天只能勉强喝一两口水,再靠一支古汉养生精吊着气。

腊月二十七,妻子把外孙托付给姐姐,让女儿帮忙照看,自己则赶到老家范塘,准备过年的饭菜。年三十这天,本该是阖家欢腾的日子,家里却弥漫着低沉的气息。妻子一早起来备年夜饭,桌上摆了十个碗、十道菜,图个十全十美,也盼着曾家住后能顺顺当当。女儿她们要带小孩,家里确实没有房间住,只能仍住在姐姐家。但我总想着,这个过年该有点仪式感。

我端着炖好的鸡汤走到母亲床边,轻声说:“娘,过年吃年夜饭。今天专门炖了鸡汤,您多少吃点。”我轻轻扶起她,一勺一勺喂着。许是感受到了年味儿,母亲竟格外配合,喝了半碗鸡汤,还吃了些用开水泡软的香蕉片。

吃过年夜饭,村里人、亲戚们听说母亲的情况,都赶来探望。小小的屋子一下子热闹起来,大家进门就问:“李娣,您还认得我不?”母亲总是微微点头,轻声答:“认得,就是名字记不清了。”

亲戚们走后,我越发不安,赶忙请了两位老中医来给母亲把脉。老医生们把完脉,对视

一眼,年长的那位缓缓说:“你母亲这脉象……恐怕活不过正月初八,你们得有个准备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村里有讲究,正月初一到初五忌讳有人离世,真要是那样,只能在房门口贴红纸,逝者也不能出殡。我默默祈祷着,希望母亲能挺过这几天。

正月初七,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。按村里的说法,初五过后,年就算过完了,到初七初八,大家便忙着为新一年的生计奔波。母亲仿佛是体谅大家的难处,在初七下午一点四十分,在我的怀里安然走了。从接她回家到离世,刚好二十天。

母亲走后,按村里的规矩,族人忙着查日子,写下她的生辰与忌日,这叫“写魂魄”,最终定在正月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出殡。

母亲真的有福气。从她离世到上山的六天五夜,虽是冬季,却一滴雨没下,也不算太冷。尤其是出殡那天,全天大太阳。可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,气温骤降十度。范塘村的村民都说:“李娣她真有福气,老天都在保佑她啊!”

我知道,母亲的精神会一直陪着我。我会把她的善良、正直传给下一代,让这份家族的温暖与力量,像涓涓细流,代代相传。我也会带着对她的思念好好生活,更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光——母亲的离去让我明白:生命无常,唯有珍惜当下,才会不辜负亲人的爱与期盼。

作家写作家

2025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公示的名单里,长沙市望城区的乡土作家程国利的名字赫然在列,熟悉他的人不禁感叹道:满八十岁的人,终于圆了作家梦。

这个被人称作“国爹”的老人,退休前曾从事多年基层文化工作。尽管他后来当了领导干部,但骨子里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文化工作者。

在那个乡村文化程度普遍不太高的年代,文化专干们可是正儿八经百里挑一的文化人,不但能识文断字,还写得一手好字,口才和办事能力也是绝对杠杠的,国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加之他又有副热心肠,于是乎,除了在基层推广文化工作、宣传党的政策法规外,帮群众对生活中的一些不懂的问题释疑解惑,调解邻里之间各种大大小小的纠纷也成了他的重要工作。

由于他为人正直,办事公道,能巧用民间流传的故事、谚语说事讲理,气场十足,讲道理深入浅出,赢得了好口碑。直到退休,他虽然有些文才,但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圈并无太多交集,大家心目中望城小有名气的作家名单上,并没有他的名字,已然退休了的他,还只是在文坛之外怯生生地徘徊。可而今这位80多岁的老爷子却已经出版了七本文学专著,并成为望城屈指可数的“国字号”作协会员之一,你说传不传奇?

说起这个传奇故事,就不能不提望城的另一位本土作家邓建华。可以说,从“70后”到“80后”甚至“90后”“00后”,望城诸多文学爱好者,都在他相携下,踏上了文学道路。

而国爹这个大器晚成的“80后”,其实也是被邓建华“激”进文学殿堂的。国爹早年当文化站长时,手把手帮助过从学校毕业的邓建华,国爹退休时,邓建华早已是中国作协会员。他俩虽然年龄相差20多岁,但也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。作为一个有情怀的文化局局长,邓建华对那些老文化专干总是充满敬佩和感怀。逢年过节,他总要抽时间登门拜访慰问。

曾经生龙活虎的国爹退休后很不适应,闲不住,但又找不到方向。莫非只能在麻将桌边打发时光?邓建华想起他曾经写过的小戏、曲艺作品,知道这位老先生有满脑壳的故事和诸多难能可贵的人生经验。不如从事文学创作?邓建华向国爹建议,没想到国爹连连摆手:“我一个乡里退休老馆子,一不会用电脑二没正经写过正儿八经的文学作品。文学那么有品位的事情,我只怕玩不转。那还是算了吧!”说完就想溜去打麻将,邓建华笑着拉住他:“你一辈子没丧过难,这就怕了?文学创作有什么难的,把你看到的、想到的用文字写下来就是了,你又不是不晓得写字!这世上还有您做不好的事?”这一激倒真把国爹激起来了:“你讲得也蛮有道理,那我就试试看,我先写写,写完了给你看,你看像不像那么回事。”“好!”于是两人愉快地谈到了一起。

没想到,国爹从此一发不可收,他彻底走下了牌桌,白天游走在工作了一辈子的的大众坟,找人拉家常、采风找灵感,晚上则如四十年前刚参加工作那会一样挑灯夜战,笔耕不辍。于是乎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出笼,集结成了《乡村走笔》《乔江神奇》等让人爱不释手的散文集,《柳村寻梦》《柳村秋韵》等反映农村新风貌的长篇小说也跟着杀青出版。这一口气坚持下来,他竟然出了七部大部头文学作品!更让人钦佩的是连ABC都没学过的国爹竟然苦背字根,勤练五笔,迅速学会了电脑打字,不仅能自己编排,也能电子档投稿了。这几年,他不急不慢,步步为营,先后加入区作协、市作协、省作协,今年8月,喜讯传来,终于被中国作协吸收为会员,老人的作家梦成真了!

国爹,又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“笔端泥土又乡音,大雅难成亦纵横。若问后来心腹事,夕阳红里写人生。”这是中国作协新会员程国利老先生圆了作家梦后的感慨,更彰显了基层文化工作者深深的文化自觉。

(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程国利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八十岁『国爹』加入中国作协

朱净波



从凤凰到茶峒

何愿斌

我是紧随导游挤进沈从文故居的。雨在落,人人手中都提着雨伞,或者身披雨衣。抬头望,窄窄的天井上方,雨丝披拂,天空暗淡。这小小的四合院实在太小了,与鲁迅故居比起来,算得上寒碜,虽然沈氏家族当年尚算得上富贵之家。

一个崇尚武功的家族却走出了一位挥笔从文的书生,最后成了研究服饰文化的学者,沈从文的一生经历过多少突变,只能从他的文字和日记里去捕捉。美学大师朱光潜曾高度评价他,说当时文坛除了老舍和沈从文,别无其他。这样的人,当是值得敬重的。

我面前的导游身材矮小、短发、精神、双眸炯炯,她的声音激越清亮,有股泉水奔涌的劲头。她站在老照片旁,细细讲述沈从文和张兆和的那段情事。先是张不搭理沈,沈死缠烂打,再后来,他在故园得到启示,带上一只银匠手工制作的银饰凤凰,于是一切水到渠成。若干年后,沈去世,是张将他的全集整理出版。再后来,张失去了记忆,只有当儿孙将沈的照片递给她看时,她才淡淡地说:“这人,我见过。”

出门时,我们又兜了老大一圈,终于找到来时的路口。沈从文笔下,也常是弯弯绕绕的,需回味、需发现,像湘西美酒,也像一块阅历过风霜的顽石。“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,也许明天就回来。”这样的句子,只有从文先生说得出口,像石桥上的晓雾。

从沈从文故居出发,赶去边城,因为不甘心,我希望能找到沈从文笔下的真正的灵感之源。一个半小时后,车辆终于停靠在边城茶峒的停车场。场地空阔,草木葱茏,高高的城楼前少有游人,这正是我心仪的静处。站在城楼前打卡,细雨霏霏,我心狂野。

乘摆渡车到达拉拉渡,渡在对岸,岸边杨柳高大,绿荫婆娑。木船上,一位穿着雨衣的老农正在划船,鸬鹚四只,立于船舷,翅膀扇动,似黑色蝴蝶。这拉拉渡,翠翠那时用的是绳索,如今改为钢索,无需手拉,用的是铁制器械。船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过去,不用划子,不用桨,这与长江之畔的行舟大大不同。岛如一本建筑大书,书页上面涂满电影故事的画面,还有从文先生的句子:“有些人是可以使用时间轻易抹去的,犹如尘土”“溪流如弓背,小路如弓行,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”“每一只船总要有一个码头,每一只雀儿得有一个巢”。没有对人生的深层体验,写不出这般美妙的诗句。

我热切期盼的深度游正在这里,是一草一木、一石一溪、一桥一渡,是一片行云过山和江秋水环绕。来茶峒真个是对的,人少景多。岛上其实见不到什么,白色的雕像,对应着对岸不算太高的白塔,白塔下面是故事里翠翠和爷爷同住的家园,翠翠和狗独自占据着偌大一片岛屿。先生归来时,必定会是含笑着的,这正是他的创造,是他灵魂影像的呈现,悦己悦人,先生追求的大美,意在如此。

沿着河街走,接下来继续坐船。这是动力船,在清凌凌的江上划开漂亮的弧线,像美人的发髻或者翠翠的笑窝。舟中环顾,一边是湖南,一边是重庆,再向前,则是贵州了。

百年之前,从文先生来时,比我年轻,比我多梦。但他的所见更多的,是士兵和屠戮,那些和田螺一样脆弱的软体生命有过短暂的悲欢,又像雨点一般散去。河流奔涌,洗净血腥和泥泞,留下一条清澈的江水,将先生渡向远方。